

直隸絳州志卷之十七

藝文第四

國朝

孫錫齡查常平倉疏

題爲嚴查常平以備災荒以救災黎事切惟民爲國本
食乃民天從來救荒無奇策不過預爲儲備而已其儲
備之法無如設立常平一倉無事則多方勸輸積米積
穀一遇荒歉則出粟以賑濟之民賴以不至流離逃亡
者此法善也十二年間奉有

俞旨設立常平卹災備賑誠我

皇上視民如子未雨綢繆之至意也但恐天下有司視爲具文未獲見諸行事徒有常平之名而無常平之實不幾負我

皇上憂民無已之初心乎況今徐淮等處災荒見告如不預爲責成使天下常平一倉在在見諸實事小民一遇災荒將何恃而不恐也請祈

勅下各省撫按責成府道嚴查各州縣常平倉數年以來蓄積幾何州縣各造清冊呈報府道府道轉報撫按每季登造循環稽查其數年終照蓄積多寡分別獎勵如全無蓄積米穀者各該撫按卽指名叅處以爲闕葺不職

之戒如此則有司不敢視爲具文常平一倉不徒有其名而兼有其實一遇凶歉足以賑救饑民所賴匪淺鮮也抑臣更有請者常平倉贖穀除支給孤貧月糧外恐存貯無幾勢不得不勸諭士民輸助夫人無所慕孰肯輕爲輸助卽閒有好義之人願爲捐輸亦無所激勸於其中也合復倣

題定救荒例如有能輸粟百石及二百石三百石以上者

官紳照例紀錄生員或加以監生之名編民或授以頂帶之榮夫人有所激勸則自樂爲捐輸將見行之旣久而倉庾充實不患救荒之無策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胡以溫賀遵仰孫君以卓異膺命服兼初度序

蓋公理上谷者三載若總督司馬臺若御史臺薦書歲下也已亥春國家大計吏以治行第一聞維時蔽海內吏舉不過二十餘人公卓然二十中

天子異焉曰上谷兵馬塞夙號難理士師安得無冤若此遂識公爲長者以蔽冕命公且須大用比至公下拜登受曰小臣某敢違顏咫尺平廼服其命服邊人爲歌九戩未已也屬歲七月爲公攬揆辰將頌德音祝無期者聲殷然公堂余聞而知之謂是可壽也先是公下車久之

未一通謁有聶刺史前爲絳州卽山亭饗公問知爲余
公謂是固自好然豈以余爲偃之室乎廼公固長者干
旌時及相與概士行則必於澹臺滅明之爲人稱文章
則必於左邱明司馬子長譚吏治則攸取於曾子之得
情勿喜曰子豈以聽訟吾猶人乎哉刑獄至重脫平反
有未當淑問之謂何顧武健勝任而愉快乎蓋公歲上
其章於御史臺爲移章司寇無不稱平焉乃余竊異今
世搢紳大夫率自貴倨無復折節爲恭儉者矧虛懷嚮
文學引古經義斷獄卽時得可蓋難矣公何獨不然且
夫卑疵纖趨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用居上爲

右試官公又胡不務出此而取被他日刺史則謂余曰
公諸生時金相玉潤操履端介咸公輔期之爲文作西
京以上語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其眎當世仕官有夷然
不屑也果未幾察孝廉聯舉進士爲今官有以夫其先
主行尚文章飭吏治也躬自有之矣是以究償所志不
必赫赫以爲名若司馬臺御史臺歲薦書下也不然初
試官一上計京師卽卓然二十人中天子異焉以散冕
命公且須大用何爲也公服其命服遷人爲歌九罍若
恐旦夕遷去猶赤子之免於懷何爲也乃益信公爲長
者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固其宜云

楊藻鳳旌孝錄序

夫孝庸行也旌有典者何以廣德也詩所謂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是已史有紀者何以垂法也詩所謂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是已晉有李令伯者表乞終養曰臣無祖
母無以有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讀者感之至爲
之語曰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後數百年
有李適彥者居父喪而親友不復識有李伯高者居母
喪而家人不見言笑又數百年而有李晉階者事父母
備極甘旨色養兼盡存亡有禮刻木爲親像朝夕饌祭
終身如一日其家傳之有自來耶何李氏之以孝傳者

多也夫令伯以終養聞適彥伯高以善居喪聞將令名
千載得之一事之優歟抑終生懇摯僅以全一端之美
歟晉階事生如令伯送終如適彥伯高而刻木追思之
誠則又前人之所未表見者盡孝盡思無行不備豈非
超邁前人而謹罕儔者哉頃有司倣楊引故事旌其
門曰純孝而載筆之舉猶屬闕典於時里之人綴其事
蹟成編曰俾盛世太史采之上聞登之簡冊後世聞風
興起者夕瞻晨饒慎終追遠庶其有所則效乎適彥伯
高他不具論獨令伯之言曰少事僞朝歷職郎署孝子
不忍忘本而乃舉故主而僞之不亦謬乎晉階言動必

謹無忝所生爲一時醞儒信乎其與令伯曠世相感而
無其失也里人付梓屬余爲序余以爲錫類維則正在
於斯載筆之賢尚其采之而傳之云

党成答翼城師清寰書畧

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
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
明定論中所櫟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呂
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
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
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則彼家

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奇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脚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等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

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
卽爲所惑兄台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正道一路
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
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閒總之彼家皆是養神
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閒似吾儒者吾儒話頭
亦有閒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若以非而混其是久將
以是而斥其非矣是在精意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
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辯
也

傅山寶賢帖跋

古人法書至淳化大備其後來撫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則有肅藩之淳化仍其舊名卷次不少變更周藩之東書堂晉藩之寶賢堂則稍有顛倒增益今此三本並行人間泔帖樞勒無丰采肅帖豐肥濃態側出晉帖圓秀道媚出周肅上二王鈎勒猶爲精妙獨獻之授衣一帖不及肅帖遠甚然肅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故老或傳以爲載取絳帖之石而冒之以寶賢之名徒聞諸府中老尉言取庫中分藩時所得絳帖鈎之上石按絳帖始於潘師旦或謂爲潘駙馬帖蓋潘氏世居絳郡故也單炳文考論最爲精確士冕甚服

其博於其所謂東庫本下注謂潘所居石分而爲二其
後絳帖公庫得其半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由此
言之石在宋代已分爲二晉藩又焉得載而取之且寶
賢卷次與絳帖差互非絳帖之原石可知單氏謂大令
復回帖面字右邊轉筆在石空缺處新絳無右邊轉筆
第七行行書止字新絳作草書心字今寶賢面字不缺
右轉止字不作心字鈎之絳帖之證一曹氏言宣示帖
報字右邊直畫向左鈎起芟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寶賢
鈎起仰曲皆與曹氏言合鈎之絳帖之證二又謂宋儋
帖多燥筆今寶賢此帖猶有燥筆鈎之絳帖之證三且

其自叙亦言取庫中淳化及絳帖鈎之謂鈎之絳帖者爲是石經亂不全棧樞糞壤僅得七十餘塊其廿餘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竇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爲竇本遲至汝翁令君采烹鮮之暇流覽感慨於兵征催科鞅掌之閒興及銀鈎鐵畫乃延晉水段生絳鈎補鐫勒五十三塊而頗欲還其舊觀迂人且以爲不急之務非夫風流醞藉孰能若此者乎老來諸緣牽率一切皆斷惟水墨積習未能頓除復此勝舉但有贊嘆全者不全不全者全時節因緣虧成之際正自爾馨但此工速成當再因榻本而端睨修飾之與竇本神彩不遠卽名竇賢

寶本亦可使曹氏見之不知快當何如定不作此
本觀也寶本余別有說此不贅

閣調鼎絳帖叙

宋熙陵以武定天下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畱意翰墨乃
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禁中釐爲十
卷是爲淳化法帖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用淳化法帖增
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爲絳帖北紙北墨極有精彩元
無字號及段眼數目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分爲二
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
一部名東庫本逐段逐卷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

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其家復刻上
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
不存或曰州官惡石之厲也碎而瘞之後金人重摹爲
十二卷歲久石本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
完之增入魯公諸帖以壯忠義之氣有明宣德間石入
晉府不復可觀矣其初摹刻傳世者有亮字不全本又
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
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本昔人所謂有別本
無贗本是矣然余頃見上黨周氏所得於金華十二卷
不過竊取停雲之半於絳何曾夢見而絳人得之猶博

書價甚矣世人之好贗而失真也

朱彝尊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余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於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榻絳帖二冊光彩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烟至今攪我也堯章於法書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旣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於是細條疏而考証之一一別其僞真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抑絳帖摹自劉